

毛

詩

紬

義

毛詩細義卷二十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蕩之什上

蕩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傳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兒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爲天下之君言其無以象之甚按序言厲王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蕩蕩屬天下言箋云法度廢壞又云無可則象則蕩蕩屬王身言上帝板板傳訓板爲反而此蕩蕩無傳下經天降滔德傳云天君也滔漫也毛意

以滔卽是蕩經已言之故不發傳說文無蕩字水部  
漾字云水漾漾也从水象聲讀若蕩徐音徒朗切玉  
篇水部蕩字註云或作漾是漾卽蕩字漾漾與滔漫  
正同則毛意蕩蕩屬王心言蓋紀綱法度蕩然無存  
其耑皆由于君心之蔑古春秋莊四年左傳楚武王  
曰余心蕩鄧曼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杜元  
凱註云蕩動散也于令升晉紀總論曰況我惠帝以  
蕩蕩之德臨之哉李善註引此詩皆屬君心言也

文王曰咨傳咨嗟也正義曰咨是歎辭故言嗟以類之  
非訓咨爲嗟也按說文咨云謀事曰咨从口次聲嗟

云嗟也从口茲聲則咨自訓謀事嗟咨當作嗞然爾  
疋釋詁云嗟咨嗟也釋文云嗟又作駮字林云皆古  
嗟字是咨之訓嗟爾疋然矣安得謂此傳非訓咨爲  
嗟乎正義說泥甚

會是培克傳培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正義曰自伐解培  
好勝解克定本培作倍倍卽培也倍者不自量度謂  
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  
勝也已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凌物必勝而已如此  
者謂之克也按培不可以言自伐故據定本倍字釋  
之但謂己兼倍于人亦是好勝仍爲克字之義傳文

疑有脫矣釋文所載不分別衆家者多是毛義此經  
釋文有聚斂也三字竊疑毛傳原本云培聚斂也克  
自伐而好勝人也說文培云把也今鹽官入水取鹽  
爲培又培亦作裒釋詁裒聚也與聚斂義合凡自伐  
者皆求爭勝于人故書曰爾惟不伐天下莫與爾爭  
功自字與人字對謂自伐勝人非謂自伐好勝之人  
也傳意或當如此

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正義曰作卽古詛字詛與祝別  
故各言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按釋文云作  
側慮反祝詛也與正義同如陸孔說傳惟解作字則

言作詛也可矣何爲并祝言之詛祝大同經各言侯  
文勢之常耳傳蓋言作祝皆爲詛也祝字入聲外去  
聲有兩義有告神而求其福祐者春官大祝掌六祝  
之辭及春秋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  
有損是也有告神而加之咎殃者尙書無逸曰否則  
厥口詛祝襄十七年左傳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  
有祝及此詩侯作侯祝是也說文祝云祭主贊詞者  
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兌省易曰兌爲口爲巫此贊詞  
而兼求福祐者也其詛祝字則爲誦言部誦云誦也  
从言壽聲讀若醜周書曰無或請張爲幻誦云誦也

从言州聲詛云訓也从言且聲詘云訓也从言由聲  
四字連列轉互相訓皆所謂講張爲幻者也惟今本  
說文訓云請也徐音市流切玉篇訓云時游切訓答  
也說文職又切詛也玉篇所據是說文古本訓爲職  
又切卽是詛祝之祝訓詛卽用毛此傳是祝與詛一  
也

覃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正義曰易旣濟九三高宗伐  
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憊也言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  
之賢用師三年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按學者  
言鬼方各異有以爲卽荆楚者據史記楚世家索隱

註引世本陸終娶鬼方氏之妹史記云生子六人共  
六日季連芊姓楚其後也有以爲西羌者據文選揚  
子雲趙充國頌鬼方賓服註引此詩及傳復引世本  
註云鬼方于漢則先零戎是也有以爲北狄者據干  
令升易註鬼方北方國唐書亦言突厥北部有流鬼  
國去京師萬五千里濱于北海也汲郡紀年武丁三  
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克鬼方氏羌來賓  
荆者師行次宿之地旣克鬼方卽言氏羌來賓則以  
鬼方卽西羌者近是然此可以釋易而不可以釋此  
詩此詩自二章以後詞託殷商非是徵引故事傳達



經意故以鬼方爲遠方正義反引高宗事以實之失其旨矣古者鬼與九字通殷本紀命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一作鬼侯鄴縣有鬼侯城索隱曰九亦依字讀鄒誕生音仇也是鬼卽九字小明至于芄野傳訓爲遠荒之地說文亦同芄以九爲聲芄爲遠荒故鬼亦得爲遠方也

顛沛之揭傳顛仆沛拔也正義曰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顛爲仆謂樹倒也沛者忽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爲拔謂樹拔也正義釋傳甚畧按顛本訓頂也其樹木顛仆當作槨說文槨云木頂也

从木眞聲一曰仆木也徐音都年切今作顛借也古者沛拔聲同易豐其沛釋文云本或作旆是沛旆一字詩商頌武王載旆說文作載坡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芟舍鄒註云芟讀如萊沛之沛坡芟拔俱从友聲是古沛拔聲同故傳得訓沛爲拔也

抑

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按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髦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如楚語初不言刺厲王又是髦年後作也後漢侯包云武

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則以此詩年未髦作已不依楚語矣子夏作序時楚語未出據太師編次以爲刺厲王賓之初筵序云武公已入而作是詩明此作之在先未入相也若然未入爲相尙在僖侯之世則是諸侯庶子而得作詩刺王者關雎序云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國語云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大東譚國大夫作詩以告病諸侯庶子士也故亦得獻詩正義依韋昭楚語註斷爲髦年後追刺厲王自厲王元年下至平王十四年得九十六年假使武公上壽年百二十至作

詩時亦在宣王末年太師何綵編之宣王以上乎其  
在於今箋云于今謂今厲王實虹小子箋云禮天子  
未除喪稱小子如鄭之言直以此詩作于厲王三年  
之內鄭殆以武公生孝王時至厲王三年未除喪年  
近弱冠因應能作詩刺王也

洒埽庭內傳洒灑也正義曰洒埽者以水灑地而埽之  
故爲灑謂洒水溼地也唐風弗洒弗埽傳洒灑也正  
義亦謂洒以水溼地灑是散水之名按正義未明傳  
意論語當洒埽釋文云洒正當作灑是灑埽之字當  
作灑也說文洒云滌也古文爲灑埽字說文稱古文

者有二例字下註古文者音義皆同云古文以爲某  
字者音義多別灑云汎也此下不云古文作洒是古  
文借洒爲灑也毛詩本古文故傳讀洒爲灑洒與洗  
同左傳云洒濯其心孟子云願比死者一洒之義皆  
同洗然內則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義又同灑  
是以古文借爲灑埽矣

用邊蠻方傳邊遠也箋云邊當作剔剔治也蠻方蠻畿  
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  
女當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按  
箋以蠻方爲九州之外傳意當謂荆蠻淮夷之等史

記楚世家云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與兵伐庸揚  
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乃立  
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  
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  
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如史記則厲王初年楚方猖獗  
故武公陳戒及之史雖稱厲王暴虐熊渠去其王號  
亦未必不因此詩已獻厲王益蒐軍實楚人稍稍知  
懼也汲郡古文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  
伐之不克是淮夷亦熾淮夷亦南蠻故經統稱蠻方  
傳訓邊爲遠欲王驅而遠之正義述毛不別解蠻方

殆謂同鄭蠻幾之外恐未然

尙不愧于屋漏傳西北隅謂之屋漏箋云屋小帳也漏  
隱也禮祭於奧旣畢改設饌于西北隅而扉隱之處  
此祭之末也按釋宮云西北隅謂之屋漏郭註云詩  
曰尙不愧于屋漏其義未詳邢疏引鄭此箋復引孫  
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郭云其義未詳  
者孫鄭之說皆無所據故不取也竊謂室中四隅本  
皆幽闇日光漏入爲明幾何中庸云君子之所不可  
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引此詩以証其幽闇可知  
孫說誠爲無據鄭以屋爲小帳又以釋言云扉陋隱

也因讀漏爲陋是鄭據釋言而爲說也毛義同于釋  
宮當泛言居室鄭依釋言施小帳于陋隱之處又爲  
宗廟之室傳箋別矣正義合而述之誤也說文漏以  
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扇屋穿水下也匱側逃也陋  
阨陝也阨陝與扉隱義近屋漏當作陋

淑慎爾止傳止至也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  
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正義  
曰止者所居之名故爲至至是所至之處也爲人君  
止于仁至止于信皆大學文也彼旣爲此言乃引此  
詩以証之故傳依用焉其說君子唯當言止于仁耳



因彼成文而盡引之按說文云室从宀从至至所止也至可訓止則止可訓至然傳言至者謂至極武公欲王上法文王各至其極也正義未明傳意大學此後引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並未引此詩孔偶不檢也言緝之絲傳緝被也正義曰釋言云緝綸也綸則繩之別名言緝之絲正謂以絲爲繩被之於木故云緝被不訓緝爲被按說文云緝釣魚繫也从糸昏聲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緝云釣魚繫卽釋言之綸也云解衣相被卽毛此傳緝之訓被古矣

告之話言傳話言古之善言也釋文云話說文作詁云

故言也如陸言殆謂說文引詩作詁言按釋詁云詁言也則話與言一書立政一話一言孔安國傳云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則訓話爲善板之出話不逮及本篇慎爾出話傳皆爲善言此經如作告之詁言毛何緣以善言釋之說文云詁訓故言也詩曰詁訓自指詩傳與此話言無涉話說文作詬云合會善言也傳曰告之詬言善言卽用此傳合會釋从昏昏塞口也羣言淆亂衷諸聖善言合會則談者可以塞口也引傳不言春秋傳當別有傳記之言若襄二年左傳君子譏季文子明引此詩許

三言集書 卷二十一 九  
必不舍詩而引傳矣

日喪厥國正義曰此日爲詞故韓詩作聿孔以傳箋不  
釋日字故引韓詩釋之按爾正孫炎註云通古述字  
讀聿上經亦聿旣耄正義曰爾正之訓聿日述也亦  
爲自也今爾正釋言云通述也釋詁云通自也如孫  
孔之說爾正之通卽聿字矣文王有聲云通求厥寧  
說文引作吹云詮詞也从欠从日日亦聲詩曰吹求  
厥寧日卽吹之省文故韓詩以日爲聿許云日亦聲  
而徐音余律切與聿同一切也離騷忽奔走以先後  
兮文選載王叔師註引綿詩亦作予聿有奔走予聿

有先後殆亦韓詩

桑柔

序芮伯刺厲王也詩十六章兼有責臣下之詞用人不當咎歸于王責諸臣亦所以刺王也周書芮良夫解不著何王之世而紀年云厲王八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所謂戒者卽指芮良夫之篇此詩所陳與周書畧同其作書作詩先後不可知要在流彘以前矣經言滅我立王者忠臣進規直言無諱其義當與周宗旣滅褒姒威之同此篇本名桑柔而春秋文元年左傳稱爲周芮良夫之詩則又名芮良夫與

周書名篇一例

其下侯旬傳旬言陰均也正義曰釋言云旬均也某氏引此詩李巡曰旬徧之均也則旬是均之義故云言蔭均也按今釋言作洵孔不言爾正字異是孔所據爾正作旬均也古旬與勻聲同說文旬从目勻省又从旬作眴是旬勻本通故玉篇勻有弋旬居旬二切易豐卦雖旬无咎荀慈明本作雖均无咎是旬又與均同也釋文陰於鳩反本亦作蔭正義釋傳云蔭均今本从釋文當改作蔭乃合正義原本

倉兄填兮傳倉喪兄滋填久也箋云喪亡之道滋久長

正義曰況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況爲滋也如孔言則正義經作況字況與貺通故以貺字之訓釋之釋文云兄本亦作況校書者依釋文而定作兄也當改作況乃合正義原本說文茲云艸木多益滋云益也常棣況也永歎箋云茲對之長歎訓況爲茲彼茲卽此傳之滋彼釋文云況本亦作兄是兄卽況之省文耳況之得訓爲茲者古況兄與皇一字書無逸篇無皇日則皇自敬德蔡邕石經皇作兄書正義云王肅本皇作況秦誓篇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是也釋艸云皇榮也是發榮滋長之

義爾正之皇卽說文之圭說文云圭艸木妄生也讀若皇其字从艸在土上艸者象艸過中枝莖益大有所之也則皇有艸木多益之義皇卽況故況訓爲茲也倉初亮反傳殆讀倉爲喪填與塵聲同故訓爲久具如正義

靡國不泯傳泯滅也箋云軍旅久出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按厲王用兵他無可考汲郡紀年載厲王三年王命虢公長父伐淮夷而已觀此詩則當年軍旅之興殆無虛日不但此也周初列國見于文王廟者千

七百七十三諸侯入春秋已來惟餘百數十國春秋以前其爲強大兼并者固多如此詩所陳則爲厲王翦滅者抑亦不少傳故釋泯爲滅而箋言殘滅亦謂厲王用兵之不得其所也共和時亦有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于洛之事惟二相行政帥師者又是召公芮伯不應刺之經斷屬流彘前事此據征伐一節言之耳假令共和時有作詩者亦得爲刺厲王以王固尙在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庚申後卽書共和元年自是太史公之誤如謂厲王已沒宣王尙少則當屬之宣王如謂王已流彘太子監國仍當屬之厲王乃



前後兩無所屬而繫以共和此王莽居攝改元所由藉口也然其失不始于太史公春秋魯隱公元年不行卽位之禮經據其實而左氏曰不書卽位攝也是謂隱公攝位之元年也太史公承其誤以作年表非春秋書公在楚公在乾侯之義紀年于庚申仍書厲王十三年以迄二十六年癸酉得之

國步蔑資箋云蔑猶輕也又云國家爲政行此輕蔑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蔑之爲輕正義不釋摯說文蔑云勞目無精也懷云輕易也从心蔑聲商書曰以相陵懷箋讀蔑爲懷故曰蔑猶輕也文選沈休文奏

彈王源云蔑祖辱親李善註引說文懣字釋之云蔑與懣古字同

大風有隧傳隧道也正義引左傳當陳隧者井湮木刊陳隧爲陳道証隧爲道是矣而不言隧之何以得訓爲道按說文無隧字隧卽遂也遂與術一字說文術邑中道也月令審端徑術鄭讀術爲遂遂田間道也故遂得訓道曹風匪風發兮傳云發發飄風匪有道之風釋天回風爲飄回旋之風从地陡起故曰匪有道此大風从空谷而來故爲有道楚詞河伯云衝風起兮水橫波說文衝通道也故王叔師註云衝遂也

屈原設意與河伯爲友俱遊九河之中想蒙神祐反  
遇遂風大波涌起卽據此傳爲說王意亦以遂爲道  
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傳戾定也正義曰毛以職盜爲寇  
爲民所主行則是民自作盜賊相寇害也按經末二  
章切指民心上章言民之無極則主爲涼薄以背上  
民之回邪則主爲競力以凌人此章未戾承上章而  
言無極回邪如是則民心動搖而無定將主爲盜賊  
而寇害于王矣周書芮良夫解曰以予小臣良夫觀  
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爲王之患其

惟國人孔晁註曰是國人爲患也此詩職盜爲寇正謂國人爲患與周書之旨相符正義謂民作盜賊自相寇害非經意也

雲漢

天降喪亂箋云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正義述經曰乃使上天下此喪亂之災釋箋曰定本集註仍字皆作乃字是正義本箋文作仍字而述經用乃字誤也雖釋詁仍亦訓乃乃亦音仍必改从仍字方合正義原本

后稷不克正義引王肅曰后稷不能福祐我邪上帝不

能臨饗我邪天下耗敗當我身邪傳意或然按毛無傳孔以王說爲毛說訓克爲能而能下橫益福祐二字此釋經者所忌也說文云克肩也徐氏曰肩任也負何之名也與人肩膊之義通能勝此物謂之克經言兩澤不降豈先祖后稷不克肩邪皇天上帝不臨鑒邪如此方合毛意

靡有孑遺傳孑然遺失也正義述經曰其餘不死之衆民無有孑然得遺漏而不餓病者釋傳云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定本及集註皆云孑然遺失也如孔言是正義傳文作孑然遺漏今本校書者依定

本集註改之也當改作遺漏乃合正義原本

先祖于摧傳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噍噍嗟也天將遂旱  
餓殺我民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  
于嗟乎告困之辭正義釋傳引孫毓云我今死亡先  
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按孫釋傳于字下  
益何所二字經無是也經言昊天上帝則不以雨澤  
爲我遺矣相與恐懼者亦尙有神何不相與恐懼乎  
先祖之神爰來至矣傳意如此箋以摧爲噍又以噍  
爲嗟故下卽云于嗟乎說文無噍字廣韻噍云送歌  
也詩序曰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

之永歌與嗟歎義同故唯得爲嗟也箋讀于爲吁釋  
文無音亦誤

如悛如焚傳悛燎之也正義述經曰如炎之悛燒如火  
之焚燎又曰定本經中作如悛如焚如孔言則當時  
經本有作如炎者正義从定本也說文悛憂也炎火  
光上也燎放火也放火則光騰上傳讀悛爲炎故訓  
燎也節南山憂心如悛傳云悛燔也彼釋文云悛韓  
詩作炎字書作焱是炎焱悛古字通彼傳訓悛爲燔  
燔蕤也言憂心如火之燔蕤耳此經下有如焚焚旣  
是燒則悛不得訓燔而已故訓燎以別之傳曰若火

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燎固甚于焚也正  
義謂焚燎俱是燒之名故以煖爲燎疏矣釋文載傳  
燎也無之字今本傳文之字當衍

靡人不周傳周救也箋云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於食  
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正義釋  
箋日以周救于人其字當从貝故轉爲賙按論語君  
子周急不繼富左傳周亟矜無資孟子君之於氓也  
固周之字作周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賙字作賙  
箋言賙給之又言權救其急則賙亦周救之義說文  
貝部不收賙字其義當與周通用不解箋何以必別



其字竊意經文本是舟字毛無破字之例故讀爲周而訓救鄭則改舟爲周周卽賙也故爲賙給亦如改摧爲噍訓噍爲嗟耳

崧高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正義曰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又曰此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按自共和時荆楚漸張故召穆公有追荆至洛之役宣王時勢當又熾南方諸侯必有畔而從之者故加申伯爲侯伯以爲連屬之監一時控制之宜撫綏之畧皆于此詩見焉建者卽

經于邑于謝是也親者卽經祿此萬邦聞于四國是也若如孔言宣王當日惟是推恩外戚後世史法應以爲譏豈復有可美者乎國語稱申呂齊許由大姜則自周初受封經已明言維周之幹至厲王尙娶于申何至宣王而遽絕此又必無之事也

崧高維嶽傳崧高兇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正義引韋昭國語註云四伯謂四岳也爲四岳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爲四伯也周語惟云四岳不

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于神以佑堯者也正義又曰何知此言崧高非中岳而以崧爲高皐廣舉四岳者此詩之意言四岳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主崧高故知崧高維嶽謂四岳也按傳因伯夷爲四岳之伯故統稱四岳堯時官名四岳而岳實有五史記封禪書云尙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

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索隱曰獨不言至者蓋以天子所都也春秋隱八年公羊傳何休註尙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云云十有一月朔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禰祖用特今尙書無還至嵩如初禮六字而何邵公引書有之與封禪書合應劭風俗通按尙書與太史公所言畧同而皆如岱宗之禮後云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應氏言不巡者亦據書還至嵩而言非謂不祀中岳據此則堯時伯夷兼掌五嶽之祀隱十一年左傳稱許爲大岳之允莊二十二年左傳稱姜爲大岳

之後皆不稱四岳而稱大岳蓋兼中岳言也伯夷既兼掌五嶽而此詩言生甫及申二國實近中嶽不得謂姜氏不主崧高矣然則傳舉四岳特以明姜氏官爲四伯未嘗言此詩崧高非中嶽也應仲遠序五岳曰中央曰嵩山嵩者高也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以崧高爲中岳其說可从正義之言未免誤會傳意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傳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正義述經曰維此至天之大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福祐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按下箋

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智入爲周之楨幹之臣以甫申爲二人自是箋義傳意不然申呂齊許之初惟有一呂呂卽甫也是有甫而後有申故經言生甫及申旣申由甫出則維申及甫甫亦是申維周之幹申爲周邦之楨幹也傳言生申甫之大功不分二人妙得經意此與殷商荆楚同知殷商荆楚爲一卽知申甫不得爲二王風揚之水以甫許爲申同于此也正所以箋述傳失之詳見揚之水篇

于邑于諫南國是式傳謝周之南國也正義曰經言南國者謂謝旁諸國解其居謝邑而得南國法之故云

謝是周之南國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之南也如正義言是謂謝卽申也按黍苗肅肅謝功傳云謝邑也此言周之南國邑與國一耳傳意以謝本周南方之一國舊有居于是者國已他徙其地空虛故宣王以封申伯因是謝人箋云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言故謝邑其意亦同于傳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陳蔡應鄧隨唐水經泚水篇註云泚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二源微小至城漸大城周迴側水詩所謂申伯番番旣入于謝者也世祖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

爲謝陽侯卽其國也然則是水卽謝水也又云謝水  
又東南逕新都縣左注泚水又云泚水又西南與南  
長陂門二水合其水東北出湖陽東隆山又云其水  
西南流逕湖陽縣故城南地里志曰故蓼國也竹書  
紀年曰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者矣又云其水南  
入大湖湖水西南流又與湖陽諸陂散水合謂之板  
橋水又云板橋水又西南與南長水會水上承唐子  
襄鄉諸陂散流也唐子陂在唐子山西南有唐子亭  
漢光武自新野屠唐子鄉殺湖陽尉于是地云云後  
漢書光武紀進屠唐子鄉註云唐子鄉有唐子山謝



城故址與湖陽故城及唐子山皆在今河南南陽府唐縣南申國在今南陽府附郭南陽縣唐縣在南陽東一百二十里當日徙居于謝蓋擇形勝之地以爲方伯治所漢荊州刺史治南陽而後魏復設東荊州刺史治泚陽其故城亦在今唐縣東以後準前謝在周時爲形勝之地可知然則謝與唐鄰距申蓋遠不得爲一地矣謝之先爲徐楚辭七諫云偃王行其仁義兮荆文寤而徐亡王叔師註曰荆楚也徐偃王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旣入于徐周衰其後僭號稱王也偃諡也言徐偃王修行

仁義諸侯朝之三十餘國而無武備楚文王見諸侯朝徐者衆心中覺悟恐爲所并因興兵擊之而滅徐也如王叔師言則偃王舊國于謝其言周衰言楚文王順七諫之文爲說耳史記昌黎俱不言楚文王秦本紀云繆王西巡守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昌黎衛州徐偃王廟碑云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鬥其民北走彭城武源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以秦本紀及韓碑觀之則徐先居謝自繆王時已走徐城故宣王以其地封

申伯傳以謝爲周之南國非無本也謝以水得名因徐先居之故詩或作謝或作徐耳

王命傅御遷其私人正義曰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者遷之使從申伯共歸其國也又曰王命使遷其私人告令其人使之裝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按孔以申國已絕家于京師故爲此說申伯由申國入爲卿士家仍在申王命遷在申之家臣往居謝邑耳王命在先城宅旣成卽應遷徙申伯則尙由鎬至岐由岐往謝勢亦不得同行也

鉤膺濯濯傳鉤膺樊纓也正義曰明言膺者謂膺上有

飾故取春官巾車之文以足之如孔言引巾車文則傳當云鈎膺鈎樊纓也誤與采芑傳同詳見采芑篇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正義釋傳引王肅云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當矣又引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意存右鄭非也釋器云圭大尺二寸謂之介玉人云鎮圭只有二寸天子守之此鄭所用也以說文考之則不然說文云珽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

首瑁圭尺二寸有瓚以祠宗廟者也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犁冠周禮曰天子執瑁四寸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玠字註獨不言尺寸則大圭乃是通詞書顧命賓稱奉圭兼幣無介字許用孔氏古文引作介圭彼諸侯享王之圭得稱爲介則朝王之圭亦得稱介春官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縑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而韓奕云韓侯入覲以其介圭韓侯爵圭應七寸得稱介圭是則介圭之名通于五等故傳以介圭作寶訓

爲瑞也子雍述毛以桓圭九寸爲圭之大者猶落第  
二義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云錫介珪以作瑞正用毛  
此傳

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近辭也正義釋箋曰以命往  
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已以爲辭也按說文  
作迺讀與記同釋文云近音記是陸經本作迺故音  
記如孔言則正義經本作近故云不復得與之相近  
或欲據說文改作迺轉與正義原本不合字有當仍  
其誤者此類是也

王饑于鄒傳鄒地名箋云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鄒云正

義曰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  
故餞之于鄘也按箋以岐周爲大名實卽鄘耳周自  
大王王季居岐山下中水鄉之周原至文王漸徙而  
南皇矣篇所謂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也  
彼箋云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己德盛而威行  
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  
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云云不明言其地名以此  
經觀之其卽鄘乎今陝西鳳翔府鄘縣在渭水南古  
鄘地在渭水北側近渭水以亦在岐山之南故統號  
岐周時宣王省方在鄘非自岐遣之而餞之于鄘也

江漢于周受命經無郟字可云在岐然言自召祖命  
召祖謂召康公奭也康公食采于召水經渭水篇註  
云雍水又東逕邵亭南世謂之樹亭川蓋邵樹聲相  
近誤耳亭故邵公之采邑也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  
五十里後漢郡國志曰郟縣有邵亭謂此也召祖在  
郟則江漢于周受命亦謂郟矣二疋之文未有言宜  
王至岐者吉日漆沮毛傳謂漆沮之水則在漢馮翊  
鳳翔石鼓或以爲文王或以爲成王而昌黎詩云宜  
王奮起揮天戈又云蒐于岐陽騁雄駿以爲宣王獵  
碣殆據此詩及箋蓋已省岐陽則順時蒐狩亦禮之



所有也

以峙其糗箋云糗糧正義曰糗糧釋言文按糗與糧通  
說文餽字註引周書峙乃餽糗今書作糗糧是糗與  
糧通說文米部無糗字徐鉉新附有之然餽字註及  
糗字註中皆有糗字又見于詩爾疋或米部偶脫耳  
峙釋文作峙云本又作峙直紀反兩通正義以俗本  
作峙爲誤其實儲峙當作侍說文儲云侍也侍云待  
也从人从侍徐音直里切峙與峙皆假借也

申伯番番傳番番勇武兒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箋云  
申伯之兒有威武番番然毛以下經言文武是憲則

申伯兼有文武故以番番屬虎賁之士鄭以下章言  
申伯之德此章當言申伯之威故易傳言申伯之見  
有威武明指申伯之身傳箋別矣正義同箋于傳失  
之

毛詩紉義卷二十一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蕩之什下

烝民

生仲山甫傳仲山甫樊侯也正義曰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按據按正義以樊在畿內故疑不得稱侯毛意不然也傳記言樊者有三隱十一年綸樊莊

二十九年樊皮僖二十五年陽樊昭二十二年樊頃  
子杜元凱註無一言及于山甫而史記晉世家註服  
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  
晉語倉葛曰陽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此一  
說也水經沔水又逕平魯城南註曰城魯宗之所築  
也東對樊仲山甫之所封也泚水篇註引司馬彪曰  
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廣韻樊周宣王封仲山甫  
于樊後因氏焉今在南陽此又一說也史記周本紀  
張守節正義曰毛萇云仲山甫樊穆仲也括地志云  
漢樊縣城在兗州瑕邱縣西南古樊國仲山甫所封

也此又一說也漢書杜欽傳註引韓詩言仲山甫封于齊瑕邱近齊張守節正義得之晉語謂陽有樊仲之官守司馬彪謂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皆指其子孫而言顧氏春秋大事表謂陽樊東遷後仲山甫子孫所封後徙于河南其說是也瑕邱非畿內故可稱樊侯然如張守節所引安知毛傳原本不作樊穆仲乎陽樊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地瑕邱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地樊城今湖北襄陽府襄陽縣地

我儀圖之傳儀宜也箋云儀匹也釋文云我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正義曰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

爲儀故以爲匹如孔言則正義本與釋文本皆作我  
義圖之今汲古閣本校書者依鄭箋誤改也當仍作  
義乃合正義原本

愛莫助之傳愛隱也箋云愛惜也正義曰愛隱釋言文  
按爾正作愛正義不言字異則唐爾正本有作愛者  
也說文艸部無愛字竹部箋云蔽不見也人部優云  
仿佛也引詩優而不見二字之訓皆有隱義廣韻愛  
優二字註皆云隱也愛卽愛優之省文故傳訓爲隱  
說文愛云行兒悉云惠也箋云愛惜字本作悉隸書  
悉愛通故不曰愛當作悉也

仲山甫出祖傳言述職也箋云祖者將行犯軼之祭也正義曰旣言在內佐王又說外行述職言仲山甫旣受王命將欲適齊出于國門而爲祖道之祭按祖與下祖齊同古文作且訓往故傳云述職毛意以山甫爲王卿士職當眺省諸侯此行自述其卿士之職及已在道乃奉王命城齊與召伯奉命專爲城謝者不同正義謂旣受王命將欲適齊非毛意矣

城彼東方傳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正義曰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

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按齊世家本缺一代若干哀公上加一代則獻公可當宣王諡見齊譜惟史記稱太公都營邱營邱卽臨菑也胡公徙薄姑獻公復都臨菑而春秋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杜預註曰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昭九年傳詹桓伯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杜預註曰樂安博昌縣有蒲姑城服虔曰蒲姑齊也商奄魯也水經濟水篇註曰濟水又徑薄姑城北後漢郡國志曰博昌縣有薄姑城地里書曰呂尙封



于齊郡薄姑薄姑故城在臨菑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如彼諸文是太公初封卽都薄姑此傳云去薄姑而都臨菑毛意謂至是始由薄姑徙都臨菑異于史記矣博昌爲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地距臨菑五十里在太公初封百里之內而沂州府屬莒州亦有薄姑則成王時與四國作亂周公滅之遷奄君于此水經濰水篇註曰靈門縣有高原山浯水所出其水東北徑姑幕縣故城東故薄姑氏之國也姑幕故城在今莒州界書序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孔安國註曰蒲姑齊地近中國教

化之又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  
告周公作亳姑孔安國註曰周公徙奄君于亳姑因  
告柩以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  
成如書序是奄君遷于薄姑而鄆註引闕駟曰周成  
王時薄姑與四國作亂周公滅之以封太公是以地  
里志曰或言薄姑也此說非是計奄君遷此不久國  
除故春秋初莒子自介根徙都焉齊終春秋不能有  
莒何得太公時已封薄姑孔傳及鄭書序註言蒲姑  
齊地者據漢初三齊言之耳若然薄姑有二地而薄  
姑之君豈應有二竊嘗以事勢推之奄本居曲阜薄

姑本居博昌二人皆紂黨武王誅紂徙奄君于淮水上徙薄姑于姑幕而以其故地封齊魯武王崩二人遂誘祿父反書傳曰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尙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酌罪之輕重誅薄姑而赦奄君至成王卽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翦滅之乃徙新立奄君于姑幕如此則左傳書序漢志及服孔之言一一皆合此傳云去薄姑亦當謂博昌薄姑非姑幕薄姑也薄蒲毫三字通

韓奕

序箋云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  
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  
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  
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正義釋大夫韓氏據  
桓三年左傳服虔註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莊  
伯之弟又謂引史伯者証幽王之時韓猶在也皆非  
箋意按史記韓世家云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  
後苗裔事晉得封于韓原曰韓武子索隱曰按左氏  
傳云邗晉應韓武之穆則韓是武王之子然詩稱韓  
侯出祖則是有韓而先滅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晉

封于原曰韓武子則武子本是韓侯之後晉又封之  
于韓原卽今之馮翊韓城是也如小司馬說武子非  
桓叔之子此箋但云韓氏不云韓萬言故大夫者謂  
韓故時大夫其意亦以此大夫卽韓苗裔與世家同  
春秋戰國時晉興而韓繼引鄭語者以此大夫之後  
爲六國韓王証史伯之言驗耳

有倬其道傳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  
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按禹除水災定田賦所以  
養民宣王平大亂建侯伯所以靖民倬然著明之道  
傳指宣王能繼禹功也箋以有倬句屬韓侯故云今

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爲諸侯傳箋  
不同正義合而述之誤也

韓侯受命傳受命受命爲侯伯也以經言因以其伯故  
傳言爲侯伯經先受命而後來覲傳依經爲訓也箋  
云受王命爲諸侯不言侯伯次章箋云此覲乃受命  
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如箋則首章爲初受諸侯之  
命尙未命爲侯伯直至卒章始言以其先祖侯伯之  
事盡予之傳箋義別矣正義述經于此句亦用傳侯  
伯之義非箋意也繼世而立列國之常然觀春秋諸  
侯有錫命有不錫命則錫命者爲榮故箋以受命爲

諸侯爲顯其美也

以其介圭箋云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瑯玕正義曰不言雍州而云黑水西河者以禹貢大畧畧言所至地形不可如圖境界互相侵入且堯與周世州境不同命韓侯言奄受北國則是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韓屬并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西河不得言雍州也按序下箋云梁山于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所望祀焉下卽云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已明言韓在夏陽引黑水西河明韓國在雍州引璆琳瑯玕明大圭爲

雍產不言雍州初無義例孔謂韓實在西河而非雍州豈以漢夏陽之地非周之雍州耶職方正北曰并州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庫池漚夷其浸涑易初不言河漢地里志曰周監于二代而損益之改禹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校其地勢并在冀州之北與雍分河水爲界夏陽在西河之西不得爲西河豈并州在西河之東反得稱西河耶孔以經言奄受北國疑韓亦在北故以并州當之不知經言北國正謂雍州之北耳詳見後條

炮鼈鮮魚箋云炮鼈以火熟之也正義曰按字書魚毛



燒肉也魚烝也服虔通俗文曰爇煮曰魚然則包與魚別而此及六月云魚鼈者音皆作魚然則包與魚以火熟之謂烝煮之也按說文炮云毛炙肉也周禮地官封人毛炮之豚鄭註云爛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小雅瓠葉炮之燔之傳以毛曰炮正義謂此述庶人之禮當是合毛而炮之是炮之爲訓原兼去毛合毛言也禮記內則炮取豚若將鄭註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禮運以炮以燔註炮裹之也此箋言以火熟之何知不是塗裹燒之而必謂烝煮之乎瓠葉傳言以毛曰炮所以別于燔炙此及六月鱠鯉鮮魚俱

是生食炮爲熟食其義易明故毛不發傳箋言火孰對魚之生食而言蓋炮與庖通漢書律秣志炮犧氏之王天下也顏師古註云炮與庖同庖人治之則塗裹烝烝皆兼之矣鮮當讀如斯爾疋釋言斯離也斯離其魚卽是作膾正義謂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欲取魚字爲韻恐非也

維筍及蒲傳筍竹也蒲蒲蕩也箋云筍竹萌也蒲深蒲也正義曰言筍竹蒲蕩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畧耳按陸璣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惟巴竹筍八月九月生此說非是竹春冬有筍春賤而冬貴吳都賦云

苞筍抽節劉淵林註曰苞筍冬筍也出合浦其味美于春夏時筍也見馬援傳說文云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箬箬也正指冬生之筍而言說文又曰筍竹胎也然則三時竹胎通謂之筍冬月所生專謂之竹筍之外裹爲箬箬許所謂象形象筍之形書顧命敷重筍席孔傳筍箬箬是也竹卽是筍毛訓筍爲竹其義古矣箋以竹爲大名故易傳爲竹萌言筍是竹之所萌生也釋艸云箬箭萌專謂箭竹之萌正義引釋艸云筍竹萌或孫炎本爾疋如是然與傳毛義殊也說文蒲水艸也藨蒲子也藨蒲藹之類也藨與蒲藹

別矣箋言深蒲卽藻之省文非謂蒲蕩入水深也正  
義以筍竹爲竹萌以蒲蕩爲深蒲同傳于箋兩失毛  
鄭之意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按首章王親命之毛鄭俱無釋如  
箋義先入覲而後受命則爲親命韓侯如傳義先受  
命而後入覲則韓侯尙在其國不得云親命矣上下  
契勘乃知此章言蹶父相攸實爲首章補序蓋銜命  
必有卿士常武王謂尹氏傳云掌命卿士是也蹶父  
爲王卿士則親命者命此蹶父汲郡古文云宣王四  
年王命蹶父如韓韓侯來朝與此經合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箋云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  
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按下箋云韓侯先祖  
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伯其  
州界外接蠻服又云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  
王畿謂鎬京也鎬京北面爲今陝西榆林府邊牆外  
地是鄭以韓城在雍州而撫柔雍州界北蠻服之國  
正義謂韓爲并州牧者非矣毛于韓城無釋但韓受  
北國其治所當在北方水經聖水篇註引王肅云涿  
郡方城縣有韓侯城肅以燕師爲燕國之民故爲此  
說然申伯國申而爲侯伯則居于謝同在豫州韓侯

國韓其爲侯伯治所亦應在雍州此經韓城當以六月毛傳釋之六月獫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傳云焦獲周地接于獫狁者夫鎬爲九原方爲朔方詳見而焦獲又在鎬方之外乃獫狁諸國出入之要路韓之先祖居其地以撫柔百蠻則韓城之在焦獲審矣

因時百蠻傳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箋云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傳以因時爲長是箋以因時爲時節傳箋不同正義以鄭述毛誤也

其追其貊箋云其後追也貊也爲獫狁所逼稍稍東遷

正義釋箋作獫夷云定本集註皆作儼狁校書者依  
定本集註改爲狁當仍作夷乃合正義原本水經註  
引此箋亦作獫夸也鄭言追貉東遷明周時爲北國  
說文貉作貉云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爲  
言惡也又貔字註云豹屬出貉國从豸毘聲詩曰獻  
其貔皮周書曰如虎如貔貔恒獸以貉爲北國鄭註  
周禮以九貉爲東夷又以爲東北夷據漢時言之耳  
正義謂貉者東夷之種分居于北與箋義相違非鄭  
意也

江漢

淮夷來求傳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正義曰春秋時淮夸病杞齊桓公東會于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畧是淮夸在東國又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按春秋僖十六年會淮謀鄆非爲病杞自是偶有不照惟引東畧以証東國而淮夷所在仍未明也傳言東國言在淮浦是明有其國邑今江蘇淮安府安東縣卽漢之淮浦縣漢屬臨淮郡後改屬廣陵郡故水經云淮水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註引應劭曰蓋側淮瀆故受此名淮水正在縣南然則安東卽淮夷召公所伐在淮北矣



經營四方箋云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按此爲經之二章言經營四方四方既平三章言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四章至卒章皆言錫社召伯之事惟首章來求來鋪言伐淮夷耳是召公自此役而後尙有許多勛勞序言興衰撥亂者指此正義謂經六章皆命召公平淮夷誤也

于疆于理箋云于往也于於也正義曰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定本集註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如孔言是正義本無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此六字是述定本集註之言校書者誤以爲孔遵定本集

註輒爲增入按箋云召公於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  
經界修其分理止訓于爲往正義述經云往正其疆  
界往修其分理釋箋云以召公承王命而往治之故  
以于爲往是正義原本止有于往之訓無于於二字  
也刪之乃合

來旬來宣箋云旬當作營宣徧也正義曰宣訓爲徧旬  
不宜亦訓爲徧旬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爲營來旬  
謂勤勞于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于徧理按旬營二  
字隸書篆文俱不相類孔言殆誤旬之得爲營者爾  
疋釋言云洵均也桑柔其下侯旬傳云旬言陰均也

是句卽洵字搆風擊鼓于嗟洵兮釋文云韓詩作夔  
說文云夔營求也从旻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  
得說使百工夔求得之傳巖巖穴也徐鍇曰人與目  
隔穴經營而見之然後指使以求之今書序及史記  
殷本紀夔求俱作營求是古者旬洵夔營四字音義  
互通故得爲營也

常武

正義曰此經淮浦非淮夷徐國非春秋之徐子其說是  
也江漢經無淮浦而毛傳言淮夷在淮浦繫之東國  
其爲今之安東無疑此經淮浦在徐國之上必非江

漢毛傳之淮浦故孔以爲非淮夷也鄭于仍叔家父及譚韓諸國皆引春秋內外傳以明之此經徐國闕焉故孔以爲非春秋之徐子也但淮自發源至海其可名淮浦者多據禹貢徐州爲國當亦不少經所謂淮浦徐國者果安在乎汲郡古文云宣王六年王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彼次淮卽詩淮浦彼徐戎卽詩徐國春秋僖十六年經會于淮杜註云臨淮郡左右是淮浦卽臨淮也漢志臨淮郡武帝元狩五年置治徐縣縣卽春秋時徐子之國爲今安徽直隸州泗州地伐徐戎而次于此明徐戎之國

更在其東書費誓徂茲淮夸徐戎並與序云魯侯伯  
禽宅曲阜徐夷並與東郊不開則徐戎爲魯東之戎  
與淮夷鄰近同在安東可知泗州去安東二百八十  
里王師旣服淮浦諸國宜徐戎驛騎聞之不戰而自  
屈也王猶允塞箋云兵雖臨之尙守信自實與紀年  
言次于淮合淮浦爲臨淮徐國爲徐戎傳箋所未言  
然古文不可廢也經不稱徐戎而稱徐國者已服王  
化所以進之春秋時有北戎允姓之戎揚拒泉臯伊  
雒之戎茅戎犬戎驅戎其無名號專稱戎者如隱公  
時會潛盟唐皆魯西南之戎獨不見徐戎意宣王此

役而後革面洗心既與中國無異所以至春秋而不復見與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傳王命南仲于大祖皇父爲大師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正義引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于禰廟未有于后稷大祖之廟者孔意以孫言爲然按白虎通云封諸侯于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王制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也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禮

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必于太祖又曰天子遣將軍必于廟何示不敢自專也獨于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此言于祖廟命遣之也如白虎通引此詩是南仲在宣王時後漢之初諸儒已同毛說而命于太祖禮有明文孫氏之評未爲得矣

徐方釋騷傳釋陳騷動也箋云釋當作驛又云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按傳言王舒徐安行匪繼以遨遊將于徐方陳旅以恐動之也周頌載芟驛驛其達釋訓云釋釋生也二字本通故

箋以釋爲驛正義述毛云故徐土之方斥候之使見其如此乃陳說王之此威往告以恐動之是以箋傳遽之義爲毛義也恐不然

如震如怒箋云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釋文云如震如怒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正與箋合是鄭作箋時經字作而也正義述經云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孔所據經字作如故述經如此不言箋異其所據箋亦作如也今本箋兩而字不知誰所校定雖而與如古字本通然必改作如乃與經合

鋪敦淮漬箋云敦當作屯釋文云敦王申毛如字厚也



正義釋箋曰敦訓爲厚于義不協故破之爲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爲厚宜爲布陳敦厚之陣也按抑北門傳訓敦爲厚施之此經誠爲不協然行葦敦訓聚兒安知毛意不以爲聚乎訓聚則與箋讀爲屯者一矣揚子雲甘泉賦云敦萬騎于中林兮李善註敦與屯同故鄭謂當作屯

仍執醜虜傳仍就正義曰釋詁云仍因也因是就之義也按釋詁仍有三訓厚也乃也因也無訓就者釋文云仍本或作扔說文仍扔俱訓因而別有捫字云就也从手因聲傳讀仍爲捫故訓爲就耳

如飛如翰傳疾如飛摯如翰箋云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正義曰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豪俊者若鷹鷂之類摯擊眾鳥者也按說文翰云天雞赤羽也从羽執聲逸周書曰文翰若翬雉一名鷁風周成王時蜀人獻之今周書以文翰文翰者若鳥雞當从許所引爲正是翰爲鷁風秦風駛彼晨風傳云晨風鷁也說文鷁云鷁風也是翰爲鷁故傳云摯而箋言豪俊矣正義統云鷹鷂之類疏也

瞻卽

諧始竟背箋云諧不信也正義曰讒諧者皆不信之言

故以譖爲不信也按釋文云譖本又作僭子念反是鄭箋詩時經文作僭故訓爲不信也巧言僭始旣涵箋訓不信與此正同孔未免曲爲之說譖僭皆以僭爲聲二字本可通借是以巧言傳訓僭爲數讀側蔭反然箋有破字之例如此經作譖鄭欲訓爲不信則必曰譖當作僭矣

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傳狄遠忌怨也箋云介甲也又云乃舍爾被甲之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正義釋傳曰毛讀狄爲逖故爲遠也則介當訓爲大不得與箋同也釋箋曰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

其頸尙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  
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按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  
賢者怨乎是王子雍述毛之說正義據之以爲與奪  
非毛意也介字毛不爲傳當从本訓說文介畫也从  
八从人人各有介卽疆介之介宣王復文武之竟土  
幽王承之其竟土與宣王同此舍爾介狄對下邦國  
疹瘁維予胥忌對下人之云亡言天何以刺責爾乎  
神何以不福爾乎以王自舍置爾疆介之遐逝而惟  
與予羣臣相怨如是則不能至道不能致祥威儀益  
多不善羣臣之賢者皆言逃亡爾王之邦國雖疆介

遐逝亦將盡病矣毛意當然

召旻

我居圉卒荒箋云荒虛也正義曰荒虛釋詁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荒字耳其諸家爾正則無之按釋詁云濂虛也釋文云郭云本或作荒荒亦邱虛之空無今本爾正郭註惟引方言云濂之言空也皆謂邱虛耳無本或作荒四字如釋文是郭註爾正本亦作荒殆卽某氏本矣易泰卦包荒釋文云鄭讀爲康云虛也然則荒濂一字非濂之外又有荒字正義當云唯某氏濂作荒也

蠹賊內訌傳訌潰也箋云訌爭訟相陷入之言也王施  
刑罪以網羅天下衆爲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  
內爭相譏惡按抑篇實虹小子傳云虹潰也謂無角  
自用之言實潰亂小子此傳與彼訓同則謂王施罪  
罟于天下以此蠹賊之臣在內潰亂王心也箋以訌  
爲爭訟又謂蠹賊之臣自相譏惡傳箋義別正義合  
而述之誤也

臯臯訛訛傳訛訛窳不供事也正義曰說文云窳嬾也  
艸木皆自豎立惟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嬾人常  
臥室故字从穴音眠按今說文穴部窳云汗窳也無

如孔所引之說、陸氏釋文作廡亦引說文云、嬾也、而說文宀部並無廡字、豈唐初說文廡字下本有此訓、而陸氏誤作廡與、然說文瓜部有瓠字、註云、本不勝末、微弱也、讀若庾弱、與嬾情義同、此傳廡不供事、當作瓠。

我位孔貶傳貶隊也、箋云、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按說文云、阜、傾覆也、从寸、白、覆之、寸、人手也、从巢、省、杜、林說、以爲貶損之、貶、傾覆、與隊、義同、傳意言、王位之必隊、箋言、犬戎伐之、亦據後事、見凡伯之言、驗耳、正義謂

言其卑微與諸侯無異夫幽王十年尙盟諸侯于太室王師尙能伐申何言與諸侯無異哉

草不潰茂傳潰遂也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兒按說文債云爛也一曰長兒長義與遂義近而潰債聲同傳讀潰爲債也箋作彙者古貴聲與胃聲同故喟字从口从胃亦或从口从貴鄭讀潰如謂而謂與彙通爾正釋木云謂櫬采薪釋文云舍人引上句櫬梧來合在此句以謂字作彙是彙與謂通說文蠶云蟲似豪豬者从希胃省聲或从虫作蠶蠶今隸書作彙是由貴胃聲同故作彙而訓茂矣正義隨傳箋順釋



無所發明故詳之

不云自頻傳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正義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當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故也按說文云類水厓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从頁从涉臣鉉等曰今俗別作水濱非是然則毛作傳時經文是類字故直訓厓也鄭作箋時經文是頻字故鄭謂當作濱釋文載張揖字詁云類今濱則類是古文濱是今文毛傳自依古文非關通假徐氏謂濱爲俗字亦非頻乃俗字耳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箋云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

召公也按風始周召而風之終以周公雅之終以召  
公先儒多如此說則經稱召公不爲無意而此箋獨  
言非獨召公者周南正義論詩六字爲句引此云有  
如召公之臣是此句本有之臣二字故箋云非獨召  
公不知何時脫去正義于此亦更不言及不可解也